

菱溪物语

说到了寺庙,不能不让我想到银杏(银杏是苏北地区庙宇特有的符号),说到了银杏,我便想到不出天长就有的好去处。进了初冬,最具代表性的植物,在我眼里莫过于银杏,阳光斜照下来,密密匝匝的叶片上写满了金黄色的诗意,风一吹,恣意开来,似天女散花般惠及整个大地,或许这就是大自然给季节最好的馈赠吧。

伽蓝寺的寺院外就有这样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银杏。春天,万物刚从冻土中解封,她便嫩芽初绽,舒展腰肢,笑颜相向。盛夏,翠绿色的叶瓣,像一个个被打开的折扇,炎炎烈日下,透出丝丝的清凉。一到秋季,叶子渐渐泛黄,分出了层次,好似一撮撮怀揣梦想的“小火苗”,以恒定的温度持续燃烧,燃烧。初冬后,大多数的草木开始萎靡不振,她却色彩醒目,缀满枝头,盛装迎往,即便一株独秀,依旧让人莫名心动,惊艳到可以忘掉俗事的烦恼。

“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纳兰容若笔下的银杏临墙听雨,闲适悠然,此刻,倘若恰好你也同在,缓步左右,她便是撑开的雨伞,为你遮挡风雨,撑起阴晴。兴起时,她又是半空中的彩蝶,与孤雁齐飞,灵动的舞姿,将这流金的“桥段”,诠释出酣畅淋漓

关于父亲,我真不知道该用轻松诙谐的语言还是庄重肃穆的表达方式来写他。父亲依然健在,他是光荣退休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应该称得上在安享晚年;父亲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从黄河故道的皖西北农村一路走来,挨尽了饥饿,受尽了苦难,尝尽了辛酸,在人间辛苦恹恹地辗转奔波……因此,我的父亲,女儿该用何种方式来表述您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呢?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小学毕业,神奇的是他通过自学最后成为了一名电气工程师。父亲出身农家,后来入伍,在部队里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竟然成为部队演艺队的台柱子。到现在,父亲还有几样乐器一直没舍得丢,哪怕是从凤阳搬到滁州。小时候有同学到我家玩,父亲的那几种乐器也曾是我向同学炫耀的“资本”——虽然我一窍不通。前几天去看父母,发现父亲的月琴琴弦已断,二胡蒙上了灰尘,笛子孤零零地挂在墙上,快板失去了竹子特有的光泽……这些都是长时间没有触碰的结果。

“爸,没事儿您还吹吹笛子弹弹琴吗?我看乐器上面都落灰啦。”“照顾你妈,没时间啊。”一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父亲看了我一眼,眼圈红了,连忙像安慰我似的说:“没事没事,等你妈好些了,我还是要玩的。”

我抬眼望去,父母家阳台对面就是一个绿树成荫的街角公园,那里是老年人的娱乐活动场所,里面还是那么热闹,我隐约听见了二胡和笛子的声音,不知道父亲听见了没有……我望着父亲不再挺直的身

今年五月,奶奶过世了,安葬在老家一条叫三洋河的河岸上。新坟的土比较虚浮,又碰到汛期接连下了好几场雨,坟头已塌陷下去,爬满了高矮不一的野草。按照老家的习俗,只有等到来年的清明,才能为故去的人整理坟墓,所以,奶奶的坟暂时只能这样了。

回到老家,我都要到奶奶的坟头坐一会儿。奶奶在世时,回去看望老人家真是太少了,不知道现在以这种方式去陪陪她,还能不能算弥补。

拔拔坟上的草,烧点纸钱。还有,就是跟奶奶说说话。这种意愿非常强烈,一到坟头就开口说,不停地说话,就像在她生前我回家一样,除了留下点零花钱,就是陪着她聊天。

什么都想跟奶奶说,什么都愿跟奶奶说,说说她的重孙、我的孩子又报了个围棋培训班,说说我很快就要搬新家了,说说我可能要调动到新的单位……只是,如今就只剩我一个人自言自语说了,因为,奶奶的骨灰深埋在坟里,除了河边的野风吹拂着荒草,河里的小野鸭浮上又浮下,没有其他声音回应我。

说着说着,我的鼻子就发酸了,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的哭声就出来了。奶奶是我最近的人,在她一百岁寿辰还差一百来天的时候,撒下我们走了。

奶奶终究是离开了人世,我说什么她都听不到了,我做什么都她都不知道了。可我执拗地觉得,奶奶只是住进了坟里,只要我到了这里,我就能跟奶奶对上话。就好像思念一

# 伽蓝寺的银杏(外一章)

□管锦红

的快意。窸窣零落,铺积幽径,踩于其上,沙沙地作响,似灯下虫鸣,又似耳畔母亲的叮咛。取其中一片,放入掌心,轻声捧阅,把那交织的脉络,读成远处空濛的旷野,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

银杏树地处伽蓝寺庙的西侧,历经战火纷飞,饱尝世事沧桑。早年,寺庙作为当时的地下联络点,是见证战争胜利的历史性存在。近闻,这株银杏树两年前再遭变故,无端的叶瘦色衰,若不是及时医治,差一点躲不过濒临死亡的劫数。有了这样的过往,就不难解释她何以风光无限,却甘为现状,无问南北,守在寺庙外的孤道中,独享这份宁静的冷清,听蝉声起落。

多数人因为梵高,感受到向日葵如火般的激情,但与银杏相较,向日葵的黄,未免显得娇弱了些,伽蓝寺的银杏经过时间的锤炼和洗礼,多出了厚重的沉着感,它的黄,深邃,坚韧,更具生命力。秋末,在西风的照拂下,叶片辗转,彰显出勃勃生机,这浪花般的枝叶,萃取昔日的凝露,踟蹰在湖畔的风中,书写夕光下的田园,开启记忆深处那条通向芬芳的栈道。

银杏素有植物王国“活化石”的美誉,喜欢银杏不光是她叶胜枝茂,更多的是她予以

世人对生活美好的憧憬。褪去坚硬的外壳,果粒淡黄饱满,其心虽苦,只要烹制得当,这富有弹性的口感,带给味蕾异样的碰撞,像极人生,若得苦心经营,余生的沟壑,纵横岁月,又有多少是无法平复的。

伽蓝寺的银杏自是喧嚣之外,另有一番从容的特质。隆冬,巧遇一场早雪,不免伤感起来,过不了多久,这样熟透的色彩终将伴随雪花一起消融,宛若微尘,何处香丘?也好,就将这舞动的离别,许作来年,待到山河回温,犹忆那场摇落人间的旧事。

## 此粉只待成追忆

不为约定,只道偶然,这样的意外,在画里高巷遇见,像一扇久违的门,用掌中的柔软,将满园的春色渐次打开。

登上那不远处的亭台,一路的风尘不问,你恬静端庄的真,像青山绿水中的欸乃声,叫醒了整座村;清新淡雅的粉,似江南女子的回眸顾盼,将心底里的悄悄话婉约说出。

廊道迂回,曲径通幽处,你微微上扬的面颊,轻轻弯下的腰身,融汇了桃红梨白的色彩。那一树一树的芳华,是绽放在唇角边的

欢悦,轻漾于碧波盎然的河面,吸引了身着汉服的来者,在粉白相间中徘徊。聚焦的镜头下,定格的画面,宛若穿越时空回到远古的时代,千百年来的华夏文明显入眼前,是记忆深处抹不去的印迹。

也许,你就是眼中那枝关不住的春色,已经来不及多等,高高的院落内,迫不及待地探出,想要看清这轻轻提起的笔将会如何落下,这点化过的江山,如何穿越了风霜和岁月,咏诵成口中的诗,诗中的景,成为相交呈趣的另一种意境。

东风中,谁的眉心深锁,是你稍纵即逝的片刻,谁又轻易许下的承诺,让你不辩不解。哪怕是难以取舍的离别,哪怕弥漫于飞扬跋扈的尘埃,哪怕零落成泥,依然不畏不惧。只在蒂落前沿着来时的路,谱下这半世清欢,在高高的枝头,不卑不亢,定会坦然面对的那一朵。

山河轻挽,喧嚣在侧,此粉只待成追忆。你用几世的轮回,修成的寥寥七笔,在那三千繁华的背面,在这里香四溢的日暮,择一隅偏安,静思红尘,用足够灵动的词汇,点一盏左岸的心灯,照亮漫漫夜路,照向即将走来的下一个征程。

注:高巷位于天长市冶山镇

灵湫微言

# 父亲

□齐荣荣

腰背,心里泛起一阵酸楚,耳边似乎又响起父亲三十多年前怀抱月琴的话声:来,女儿,我弹你唱——《小小五星星》,过门!开始!

退伍后的父亲一直在化肥厂上班,而且一直从事厂里的电气设备的安装维修工作。我真的很诧异曾在部队里敲锣扬琴吹笛子拨琴弦的手怎么就拿起了电钻绕起了电机排起了电线!而且一干就是三十多年,还干成了厂里的车间主任。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每年都会捧回各种证书: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先进工作者……每逢化肥厂大修,父亲更是连天加夜在厂里忙,妈妈总是又生气又心疼地对我说:“你爸就是个干活不要命的楞头青!”你要知道,父亲拼命工作的那个时代,可正是吃大锅饭的国营企业最红火的时期,干与不干,拼与不拼,报酬上的体现并无差别。在父亲身上,他那固有的踏实与淳朴使他又成为了化肥厂工人中的先锋和模范,那年年领回家的大红证书就是工人父亲最大的人生追求。如果说对待工作的我有那么些认真的态度,如果说我在工作中有那么些不怕吃苦的精神,如果说工作中我有那么一股拼劲儿,这都源于我的父亲。

父亲现已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

年岁,他依然那么乐观开朗,乐于尝试新事物,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情。他玩微信,玩抖音,更是把时下最流行的曳步舞、鬼步舞跳到“王者”级别。父亲住在城南,经常有家住城南同事看见我说:“在市民广场看见你爸跳舞了,真带劲儿,哪像七十多岁的老头呦!”关于父亲跳舞,我们全家都反对过,总觉得不太能接受,总希望他能以打打太极、散散步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可是我的父亲似乎更热衷于跳舞这种运动方式,还说这是高雅的艺术,也是锻炼身体愉悦身心最好的方式。我们反对了十几年,他执着地跳了十几年。

中秋节晚宴上,我给父亲倒了满满一杯葡萄酒。这几年父亲一直在照顾着有点脑梗塞的母亲,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也从来没有让我做过什么,可是父亲的这种体谅反而加深了我内心的自责与愧疚——我就是个不孝的孩子!

“爸,您辛苦了!我敬您一杯!”

“哎,好!”

父亲很高兴的端起了酒杯,依然没有责怪和不满。

“好好工作,你妈有我呢,照顾你妈就是我的工作喽!”

“爸!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啊!”爱人也关切地说。

“放心,放心吧!”

“爸,等有时间你教我跳舞噢!”

“好嘞!”

窗外,八月十五的皓月悄然当空,月光澄澈如水。

我很幸福,不用对月思乡;我很幸福,双亲依然健在,人生尚有来处!



江南水乡 林榕/绘

谈笑间肯定提及过的,但这么大这么重的恩情,又怎么能一句话带过呢。奶奶去世前的十天,特地托人让我赶回去,我在家里陪了老人五天,临别前就有了特别不好的预知,我鼓起勇气亲了亲奶奶的额头,奶奶也很激动地对我说,你这个孙子是奶奶心尖上的一块肉啊。

奶奶入殓时,灵堂内充满了悲痛,我在一片哭喊声中扯开了嗓子,向奶奶正式道一声感谢,感谢她穷尽一生的力气,把一家老小照顾得这么周到。

想对亲人说的话,想为亲人做的事,都趁早去实现吧,不要让他们再等太久了,因为真的不知道明天和离别到底哪一个先到。当然,自己想做什么,也该尽情去做,毕竟,一茬茬老人的故去,如我这般年过不惑的人,本身离生死的门槛也越来越近了,该奋斗就奋斗,该生活就生活,还能有什么纠结不能释怀呢。

奶奶这一辈子非常苦,幼年丧父、中年丧夫,硬是一个人把四个子女拉扯大,奶奶九十岁生日拍过一张全家福,三十多个晚辈个个神采飞扬,老人家笑得最开心。奶奶年迈后,我多次问过她老人家,这辈子还有什么样的心愿,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奶奶每次都是说,我还能有什么心愿啊,把你们小家庭建设好,把孩子培养好,把你爸爸妈妈照顾好。

我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位大好人,心中只有后代子孙,唯独没有她自己。每每想到奶奶和我说过的这些话,我就泪流满面。愿奶奶在天堂里没有疼痛,只有比蜜还要甜的幸福。

让泉诗韵

# 打铁

□云荷

使一块铁俯首帖耳的必是她曾经得到过的温度时至今日温度一而再的丢失所有的疼都扎根于相遇能怜惜的是缸里的冷水

当时的刻骨铭心像借宿者彷徨于记忆的取舍心慌于感情的深浅高悬的人生被一截一截逼到穷途末路

多少锈痕斑驳于经年的折痕护持自我平安无事让其他锤子困惑于它的成色

如今一把锤子看见了她深藏的光泽围绕激情的烈焰挥舞岁月要么在抵抗中消亡要么成为工具后被磨蚀再没别的可能了

# 七里塘乡采风一组

□吴传训

## 一、今非昔比七里塘

绕堤七里老方塘,曾是曾经僻壤乡。瓜果压枝花满径,珍珠浮水画当墙。人行阡陌风含笑,金稻田畴陌带妆。诗兴何堪情未尽,扶贫正写大文章。

## 二、参观水面利用扶贫项目

水下游鱼水上棹,渔光互补带珍珠。船开细浪归秋影,电视乡村入画图。借日生金真未假,问君济困有还无。为贫项目谁争取,灌溉阳光德不孤。

## 三、初探侯家寨

久闻有寨叫侯家,若话源头冠迹遐。捡拾红陶听故事,徜徉紫陌赏鲜花。史前文化凭君写,身后贤名任我夸。人世沧桑随洛水,平添自信爱中华。

## 四、走访乡村产业扶贫基地

秋池残藕伴蒹葭,环绕青林接碧霞。红育鸡场撩白狗,火龙果架摘南瓜。草莓郁郁才千垄,辣椒丛丛又一茬。谈笑声中猜谜语,人均三万不浮夸。

## 五、参观扶贫车间有感

当年背井去他乡,生计无门昼夜忙。梦里千寻思子女,车间几度念爹娘。离歌起处心将碎,雁阵归时欲断肠。望月成愁愁寂寂,听风落泪泪汪汪。忽闻喜讯传孙集,谁建织机到杜岗。就业扎堆堆巷口,订单成叠叠身旁。兼邻学校兼邻宅,不误农工不误秧。耳麦悠悠犹在耳,开心过活赛毛嫱。

